

# 一座城，一生情，一杯酒

台静农与青岛，与苦老酒以及挚友们的不解之缘

□文/半岛记者 张文艳

台静农，1902年11月23日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叶家集，自幼读私塾，受父亲台兆基的影响，爱好经史子集和书法。1918年，台静农离乡到汉口新式中学就读，与同学创办了《新淮潮》杂志，鼓吹新文化。1922年，因中学学潮离开学校，同年9月考取北京大学旁听生的资格。此后，他研究山歌小调，主持《歌谣》周刊。1925年与鲁迅结识，并在他的引导下成立了“未名社”，出版了《地之子》《建塔者》小说集，被鲁迅盛赞，两人成为师生兼挚友。此后，台静农走上了讲坛，辗转于北京私立中法大学、辅仁大学等。1935年8月，在胡适的介绍下前往厦门大学文学院任教。一年后，辞职转赴青岛。虽然仅有一年的时间，却与这座海滨城市，这里的好友老舍，这里苦涩的苦老酒，结下了一生的缘分，未曾忘却。



宋名社骨干，上世纪30年代摄，左四为台静农。

山大岁月

## 台静农在山大讲坛，老舍，苦老酒

台静农来青岛的原因，在他给胡适的信件中可以看到，在《台静农全集》之《台静农来往书信》中，1936年12月21日，他写信给胡适：“适之吾师……生本年度原系仍留厦大，惟因今春在厦，身受湿热甚重，常为疾病所苦，适有友人在山大，遂来此充一专任讲师。山大校长为林济青氏，省政府委员，曾任教会齐鲁大学校长，此次长山大，闻系韩主席保荐。此校无文学院，仅有国文、英文两系，全校学生四百余人，国文系学生六十余人”。

### 一位新讲师 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

1936年7月，一个常常穿着灰布长衫，戴着一副方形黑框眼镜的先生，行走在青岛的海滨。此时的青岛，在大学路上，黄县路周边，早就是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台静农的到来，又为青岛增添了一抹新文学的色彩。

台静农在青岛的时间不长，也就一年的时间。在国立山大的教学情况，台静农1937年9月27日写给陈垣的信中提到：“此间秋高气爽，远非南海滨湿热可比。校中上课已一周，学生尚沉静，似无嚣张之气”。国立山大的学生，让他体会到了教学的快乐。

后来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当时就读于国立山大，他在《琐忆静农师》中，回忆了与恩师的交往：“静农师于1936年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来执教的时候，我正在那里进入三年级学习。我听了他一年讲《诗经》的课。由于我负责‘山大文学会’的工作，又处于对他的敬仰，经常向他请教，他当时并未带眷眷来，去他住处很方便。他总是那样亲切、谦和、耐心。”

台静农讲课一口洪亮的皖北口音，与黄公渚带有闽味的口音相比，对北方学生来说要较为好懂。很多学生回忆起台静农时，都说他温和、大度、质朴，生活也崇尚简单，不事奢华。台静农在诗中也写道：“心如秋水不沾土”。可能是国立山大的学生沉静的缘故，所以他在课堂上对学生关爱有加，循循善诱。谁会想到，这样一位温和的讲师，后来到了台湾大学，曾经因为有些学生扰乱他的上课秩序，被他一把粉笔头扔过去，吓得他们不再敢出声。

### 一个老朋友 酒逢知己千杯少

台静农没有赶上以杨振声为首的国立青大酒中八仙组合，不过他好酒也是出了名的。据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说，他住在恒山路，门口是龙山路，与老舍相距很近。所以，他专门撰文《我与老舍与酒》的文章怀念好友兼酒友。

1936年的秋末冬初，台静农认识了老舍，“先

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，晚上，在一家老饭庄，室内的陈设，像北平的东兴楼。他给我的印象，面目有些严肃，也有些苦闷，又有些世故；偶然冷然的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，不仅仅大家轰然，他自己也“嘻嘻”地笑，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啊”。

老舍的天真和可爱神情刻印在台静农的脑子里，与他从别人那里得来的最初印象完全不同，“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，一天，他到我宿舍来，送我一本新出版的《老牛破车》，我同他说，‘我喜欢你的《骆驼祥子》’，那时似乎还没有印出单行本，刚在《宇宙风》上登完。他说，‘只能写到这里了，底下咱不便写下去了。’笑着，‘嘻嘻’的——他老是这样神气的”。

于是两个熟悉且都爱酒的人越走越近，他们常常和周围的朋友一起下馆子，“直到现在，我想到老舍兄时，便会想到苦老酒”。

“苦老酒”对于台静农来说，犹如一扇记忆的大门，让他想起老舍，想起青岛。

他记得，“有天傍晚，天气阴霾，北风虽不大，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，老舍忽然跑来，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，卖北平的炖羊肉，于是同石荪、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”；他记得，“那时老舍专门在从事写作，他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太太温柔地照料着小孩，更照料着他，让他安静地每天写两千字，放着笔时，总是带着小女儿，在马路上的梧桐树下散步，春夏之交的时候，最容易遇到他们……头发修整，穿着浅灰色西服，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，这些看有几分清瘦，却不文弱——原来他每天清晨，总要练一套武术的，他家的走廊上就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，我认识其中一支带红缨的标枪”。

1937年7月1日，台静农离开青岛到北上，一个多月后又从天津绕道到济南，遇到了山大的同学，才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。后来，他们又在四川相遇，“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，真个清瘦了，苍老了，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”，过了青岛的黄金时代，老舍的生活较为颠沛，衣着破旧，还患有贫血症，幸亏精神不错。两位老友见面，难免又是喝酒尽兴……

### 一杯苦老酒 隔了很久而未忘却

苦老酒也是台静农对青岛的一份独特记忆。在他1947年10月所作的《谈酒》一文中，着重记述了他在青岛喝到苦老酒，多年以后仍念念不忘。

什么是苦老酒？台静农解释说，“原来青岛有一种叫作老酒的。颜色深黄，略似绍兴花雕。某年一家大酒坊，年终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，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题，仓促中拿已经酿过的高粱，锅上重炒，再行酿出，结果，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，因其焦苦和黑色，故叫作苦老酒”。正是这种焦苦的味道，震撼了他的味蕾，让他此生惦念：

“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，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，立时打开一尝，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”；“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，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，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。即如它的色与味，就十足地代表它的乡土风，不像所有的出口货，随时在叫人‘你看我这才是好货色’的神情”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酒让他能够怀想青岛，虽然他自认为一年的停留，让他没有游子忽然见到故乡事物的资格，但他认为自己对于苦老酒的爱是很多真正青岛人所不具有的。

台静农为什么痴迷于苦老酒？其实，他是喜欢青岛的。他喜欢到青岛的海滨看海，看山。他擅长书法、绘画，从康有为的文章中了解到平度的郑道昭魏碑，还专程到平度研究郑道昭书法，认为“郑羲的上下碑及所有题刻，必是道昭门下书家且不止一人所书”。

苦老酒的味道，让他想起在青岛的惬意：“不见汽车的街上，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，虽然一切设备简陋，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，楼上灯火明蒙，水汽昏然，照着各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，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，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。现在回想，不免有点怅惘，但是当时若果喝的是花雕或白干一类的酒，则这一点怅惘也不会有的了”。

所以，徐中玉说，老师台静农对青岛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，“他的心还是深深地留恋当年长期生活、工作、交往过的我们共同倾注着热爱与亲情的地方。当年他的老朋友、老同学都没有忘记他，他同样也没有忘记我们。这样的感情是怎样都分不开、割不断的”。

然而，1937年7月1日，静农还是离开了，虽有不舍，却也无奈。